

第五十七回 重國色畫閣看梳妝 賞名花芳園集詞句

話說又庵進來拜壽，同夫人見過了禮，夫人在又庵面前，狠發作幾句，又庵唯唯而已。金鈴請了又庵進房，告訴他剛才之事，幾乎鬧出亂子來，說哥哥過於不盡情，恐怕激變，教又庵回去，悄悄稟知母親，勸勸哥哥方好。銀屏又說松筠蠻野性暴，加之剛強，這位大姐姐嬌癡，性烈如火，都不是好惹的，萬一鬧起氣來，大家面上總不好看。又庵一一答應，囑咐妹子們在其中勸解。坐了一會，就到前邊去了。

到午後，文卿才來祝壽，倒是吃了晚飯才去的。內裡女客已散，寶林直等送過客辭了要走，又被李公叫住，扯了進房，調笑好一會，才放出去，已是三更。寶林到家，在夫人房中略坐，銀屏等是先回來的，大家出來先談了幾句，寶林就回自己香閣。正坐在妝台上卸妝，墨卿也回來了，就坐在畫屏東畔，捧了一枝水煙袋吸著煙，細細的賞鑒。見了寶林解了芙蓉帳，褪了鴛鴦百摺裙，摘去了滿頭珠翠，隨意挽了個懶梳妝，斜插一股金釵，鬢邊插一朵金鳳花，天然俊俏。解去明璫，換上一對小金墜兒，身上單穿一件玉色繡襖，下邊露出大紅洋縐鑲邊大腳褲，雙鉤翹然，跣了一雙瘦苗條四寸許妃色花鞋，越顯得風流瀟灑，妖媚妖嬈。

墨卿動魄消魂，神搖目眩，眼不轉睛的觀看。寶林道：「好沒正經，你難道不認得我？」墨卿笑道：「我看你月容花貌，千嬌百媚，柳眉暈然，愈見風情，鳳眼含威，轉增媚態，就時時刻刻的看，也看不厭。」寶林嫣然一笑道：「下作東西，嚼蛆呢，也虧你好意思。」墨卿見他這一笑，橫波一顧，香靨洄渦，真個傾國傾城，無雙絕品，愛得了不得，不由的站起身來，勾住雙肩，溫存一會。彩雲等立在旁邊，微微含笑。墨卿就將水煙袋裝了幾袋。

寶林起身進了房，正盤腿坐下，墨卿隨後跟來。彩雲送上一盞碗茶，寶林接在手中，慢慢的細品。抬頭見壁上少了一枝寶劍，忙問道：「我那枝劍呢？」彩雲道：「前天拿到花園裡舞回來就擱在外間房裡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明天還掛在原處。」彩雲答應。墨卿笑道：「終日講究寶劍，究竟心裡想殺誰？」寶林道：「你替我小心些好。」墨卿道：「欺負我可以，殺我只怕不能。」寶林道：「殺你再商量，先給我欺負夠了。」

墨卿笑道：「一定這麼狠的，那筆賬……」寶林微笑。墨卿道：「我明天送你一枝好寶劍。」寶林道：「你是那裡得來的？明早就取來我看。」墨卿道：「太性急，要限我三天。」寶林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墨卿笑道：「也待我著人到鐵匠鋪裡去打。」寶珠啐了一口。墨卿道：「你這些劍，難道不是鐵匠鋪裡造出來的？」寶林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我牀上掛的這枝劍，真正是寶貝，砍鐵如泥，吹毛得過，上品的，輕如風，明如月，紅似硃砂，白似雪。」墨卿笑道：「贊語倒不壞，可惜白用的了。」寶林道：「不信，你取下來瞧，」

墨卿走進鏡屏，將劍取在手中，見鞘子上七寶裝成，金鑲玉嵌，微笑道：「買櫝還珠，信不誣矣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別瞧不起，只怕你還掣不出來呢。」墨卿用手去撥，果然不動分毫。寶林道：「何如？」墨卿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寶林笑道：「他欺生呢。」說著，隨手掣出來笑道：「你就會拔劍麼？你只知道幾句爛文。」墨卿笑道：「你休輕視我，我也曾掌過兵權，立功沙漠。」寶林道：「不害臊，你這點功勞虧的誰？敢還誇口呢！」墨卿笑道：「我被你輕薄極了。」

取過劍來一看，但見光華奪目，鋒利非尋常，贊道：「果然好寶劍！」寶林道：「你是井底之蛙，同你難講，我這個劍是我老祖太爺遺下來的，本是一對，那枝送給我妹子，他帶去平南，殺人無算，算起來，這兩枝劍決首千萬，尚如新出於爐者。到了天陰還嘯呢，鏗然有聲，掙出鞘子幾寸，你看見定要駭怕。我妹子那一枝，尤其作怪，時常吐光，上邊新鬼故鬼，也不知多少。」墨卿道：「二妹妹威風真使盡了，當日在南，殺人如麻，動不動斬首示眾，啾啾嘴，人頭就獻上來。那天殺那個訥都統，一軍皆驚，好不利害。」

寶林道：「你殺過人沒有？」墨卿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我在福州，獲得兩名奸細，那時二妹去親奪龍岩，我未及通報，就吩咐殺了，後來還有些懊悔。」寶林笑道：「這就是你平南的經濟。」墨卿笑道：「我卻不能如二妹妹膽大好殺，他還親手殺人呢！你沒有見他那光景，滿面威光，一團殺氣，雖然姿容絕世，嬌韻欲流，卻是英氣逼人，嚴威難犯。及至如今看起來，殺氣化為柔情，威光變成媚態，當日令人可畏，今日令人生憐，而且賢淑無雙，不象個掌兵權的，昔年氣概，半點全無。文卿這樣胡鬧，他還曲意逢迎。」

寶林冷笑道：「天下事是這樣的，不是東風壓了西風，就是西風壓了東風。人是賤的，況男人更不是東西，給一點臉就象意了。」墨卿道：「好利害，怪道你來壓我呢！」寶林道：「你少要說東指西的，我不受人挖苦，看你口裡如今時常不遜，我都沒有計較你，你要想來制服我，別要想迷了你那糊塗心。」墨卿陪笑道：「原是閒談的，你倒會錯了意，教人不敢多說話了。家庭之間，那裡沒有個大意？」寶林道：「在我面前卻要小心些，我是聽不得一句話。我做了一世的獸醫，難道狗肚皮裡那點腸子還看不出來嗎？」

墨卿笑道：「多承抬舉，我竟當受不起。」寶林道：「你還同我陰三陽四的麼？我受不得這氣。」說著，眉梢微豎起來。彩雲忙在旁邊，使個眼色，墨卿趕緊陪罪，笑道：「那裡來的話，我氣過你麼？我們不談了，想兩句別的話說吧。」寶林道：「說得好容易，你得罪了人，就不談了，還沒有這麼好講話呢。」墨卿道：「好大妹妹，我陪罪，好不好？」就連連作揖。寶林也不理他，墨卿道：「人多多的，不好看相，不然就磕個頭又何妨？」寶林道：「誰希罕你的那幾個狗頭？」墨卿笑道：「本來也磕多了。」彩霞笑道：「我們走了出去，讓姑老爺磕頭。」彩雲笑道：「他難道還怕人呢，連挨打我都見過的。」

墨卿笑道：「又胡說了，這丫頭專會造言生事。」寶林道：「看你也不怕羞。」墨卿道：「這怕什麼，自家夫人，又不是外人。」寶林不覺也笑了。又談了一會，彩雲已薰了繡被，兩人一同安寢。墨卿不免又有一番恭維，自然竭力盡心地報效。

次日一早，銀屏就趕回家，就將昨日寶林生氣的話，告訴夫人。夫人並不知道，聽見這話，也恨兒子不該，倒惡狠狠地罵了幾句。銀屏就到哥嫂房中，同文卿說要接嫂子玩一天。文卿見他親自來接，心裡疑惑，知道另有緣故，也不贅了，亦不深追，就答應了。銀屏催寶珠妝飾，去辭夫人，夫人倒很不過意，安慰了好些話。銀屏同寶珠一逕到李府，紅鸞、翠鳳昨日都沒有回去，只著人請了寶林、公主來。銀屏自己吩咐，備了酒席，姊妹們談談笑笑，頑了一天，到晚才散。

一日，寶珠早起無事，文卿又出去了，知道園中芍藥盛開，就帶紫雲、綠雲想去逛逛，因紅鸞感冒，也未曾到園中。

慢慢踱進花園，首夏的時候，百卉爭榮，萬花齊放，濃蔭積翠，好鳥依人。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。寶珠細細觀賞，樂而忘歸。又在簪花館看看芍藥，紅黃紫白，種種不同，香氣襲人，花光耀目，寶珠憑欄而立，紫雲在一邊，綠雲在花間小步，引得那些蜂蝶，在欄杆邊飛來飛去，嗅味尋香。

且說文卿回來，不見寶珠，問道：「少奶奶呢？」紅玉道：「少奶奶帶了紫妹妹、綠妹妹到園裡去了。」文卿就趕到園中，料定他們去看芍藥，一直尋到簪花館來。遠遠見寶珠憑著雕欄，柔情脈脈，若有所思，文卿反藏在花叢背後看他。但見衣香鬢影，人面花容，彼此迷離相映，細比起來，竟這些花相總不如他一朵花王。

聽見寶珠喚紫雲道：「我們也好回去了，少爺回來，知來看花，又要講話呢。」紫雲道：「還早，就知道也不要緊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也乏了。」說著，就繞出畫闌。文卿驀地出來，寶珠看見文卿，就呆呆站住。文卿問道：「你又出來了？」寶珠不語。文卿道：「本來出來慣的，怎麼坐得定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也是才出來的。」

文卿冷笑道：「早就該出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回去就是了。」文卿道：「我來了，你自然要回去。」寶珠低頭不語。文卿攜著他的手，步進花叢，文卿見千紅萬紫，心裡爽快起來，扶住寶珠的香肩，不住的賞玩。一時高興，吩咐取酒來賞花，綠雲趕忙去了。文卿又在花園走了幾步，笑對寶珠道：「看你雙臉微紅，一肩香玉，這些名花雖好，總不及你這解語花兒。」寶珠低頭一笑。

綠雲已領了四個丫頭，捧著酒肴來了。文卿就教台基上鋪了錦毯，擺下酒肴，拉著寶珠，席地而坐，教紫雲、綠雲也坐了。飲過幾杯，文卿不住的捻手捻腳，謔浪笑傲，頗為高興。文卿道：「我對美人賞名花，二美具矣。」紫雲道：「這類芍藥花種類頗多，我們園內都不及。」綠雲道：「不知今年我們家裡芍藥開得何如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大姐姐在家，也要賞花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他最愛的是花，他時常到園裡，今年多了幾個人，格外有興。」

文卿道：「你大姐姐真好，我就愛他。人說他臉上有威光，我說他全是媚態，這說堪為知者道，難為俗人言，你看得出看不出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姐姐眉梢眼角，暈點殺氣，更顯得嬌媚。」文卿道：「我說我是個賞鑒家，眼睛不得錯的。他俊俏出自天然，嬌柔隱在骨裡，要非尋常美人，脂粉所能位置者也！」寶珠微笑道：「你想他嗎？」文卿大笑。

寶珠道：「當日把他給你也配。」文卿笑道：「我有了你，又要他幹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得隴望蜀，人之常情，況且他又比我好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又何嘗不好？還要比他更好。你姊妹兩個都是美人，但要分個界限，你是正途，他是異途，總是世間有一無二的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過譽了，我何能及他。」文卿道：「你還吃醋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也不敢，但他那性氣，你受不來。」文卿道：「我有什麼受不來，凡事讓他些就罷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肯讓人嗎？」文卿道：「我也肯，看什麼人。」

寶珠含笑道：「也不見得，這話我也聽見說過的。」文卿一笑，不言語，又吃了兩杯。文卿道：「那天我們說的那個集曲牌名，你說得很好，但是三句話不成體段，不如集他一首詩有趣些。」寶珠道：「過於費心，不做罷。」文卿道：「我最怕人敗我的興。你到今日，還不知道我的性格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不過怕你費心，你既高興，我敢不奉陪？」文卿道：「你做不做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倒說陪你。」

忽聽旁邊三個暖酒的老婆子，唧唧噥噥的道：「少爺少奶奶，終日吟詩作對，不知我們可能不能？」綠雲道：「呸！你們還想吟詩作對，除非再去投胎。」三個老婆子堵住嘴不言語。文卿高興，笑道：「你們既想做詩，過來和少奶奶做，你們每人做一句，請少奶奶替你收一句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你們聽見沒有。」三人只得上來站著，好似雷打呆了一般。寶珠只是掩著口笑。紫雲道：「每人快說一句。」老婆子道：「姑娘教我們說什麼呢？」紫雲道：「無論村言俗語，只要七個字就行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什麼叫村言俗語？」眾人大笑。

有個老婆子道：「只要是七個字的俗套語就是了。」紫雲笑道：「很好，你很明白，快說罷。」老婆子想了又想，用指頭數了又數，說道：「我願少爺少奶奶，富貴繁華到白頭。」文卿贊道：「很說得去，底下派誰說呢？」兩個推了又推，上來一個道：「我說什麼是好？」紫雲道：「下一字要押韻呢。」老婆子道：「什麼押韻？」綠雲道：「順口就叫押韻。」紫雲又教他一遍。老婆子道：「他底下是頭字——頭流油休。」老婆子道：「我有了，冤家相聚幾時休，好不好？」綠雲道：「好極了。」眾人笑得打跌倒。

那一個老婆子道：「我連押韻都不能。」紫雲道：「卻好這一句不要押韻，隨你講完罷。」老婆子想了又想道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」寶珠衝口接著道：「與爾同消萬古愁。」文卿、紫雲等大贊。文卿道：「倒有個趣兒，我也和他們做一首。」紫雲道：「別胡鬧罷，看他三個汗都作出來了，饒他罷。你們做兩首好的。」

文卿道：「做得不好，我們議個罰下來。」寶珠道：「隨你的意思。」文卿道：「我做得不好，罰我十大杯，你做得不好，照前天晚間做故事，再頑一回。」寶珠道：「可不能胡鬧，在這裡不比在……」說到此，臉一紅，不說了。文卿笑道：「也吃十大杯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我量淺。」紫雲道：「我們兩人代消。」不知文卿依不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